

zhōu jiā níng

xià tiān

zài

dǎo tā

周嘉宁

夏天

在

倒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京辽版华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夏

天

在

倒

塌

周嘉宁 著

summer

is

falling

down

jianing zhou

夏天在倒塌 周嘉宁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天在倒塌/周嘉宁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5313-2780-5

I. 夏…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090 号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辽版华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38 号国英公寓 4B 邮政编码: 1000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98 购书热线: 024—23284398

联系电话: 010—66503049 购书热线: 010—66503011

选题策划部: lbhn3000@126.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30mm×210mm

印张: 7.25 插页: 30

字数: 113 千字

印数: 1—60 000 册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魏成岭

责任校对: 侯俊华

装帧设计: B6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确实我已不知明年夏天，你，你们，将在哪里。

而在无数个夏天过去之后，或许还是我们两个女孩子，肩并肩地坐在上海绿色的地铁座位上面，看着面前的人群，急匆匆地拥过去了。

谨以此书献给七个人的七年。

目 录

003

第一章 他匆促地死去

023

第二章 丁城城消失的十字路口

043

第三章 第一个小爱人

001

第四章 多次死去又再次醒来

077

第五章 笔直落地的少年时代

091

第六章 拴在一根绳上的女孩

105

第七章 红色高跟儿鞋的私奔

121

第八章 悲伤摩天轮

135

第九章 没有别人，只有她们俩

149

第十章 私奔未遂的小姐妹们

165

第十一章 惨绿少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183

第十二章 葬礼上的新娘

197

第十三章 枯萎的盆景，或者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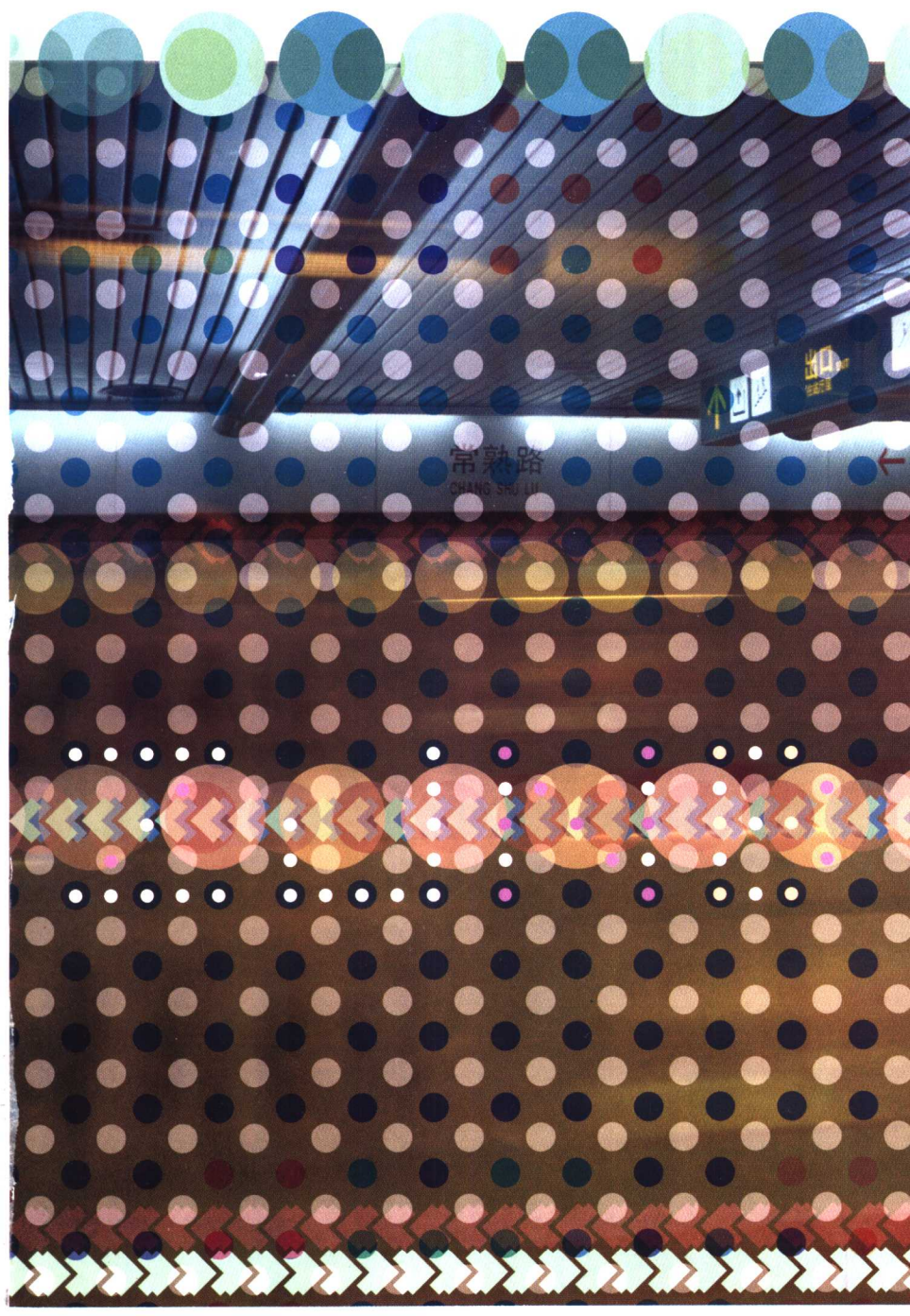
209

第十四章 倒塌、倒塌、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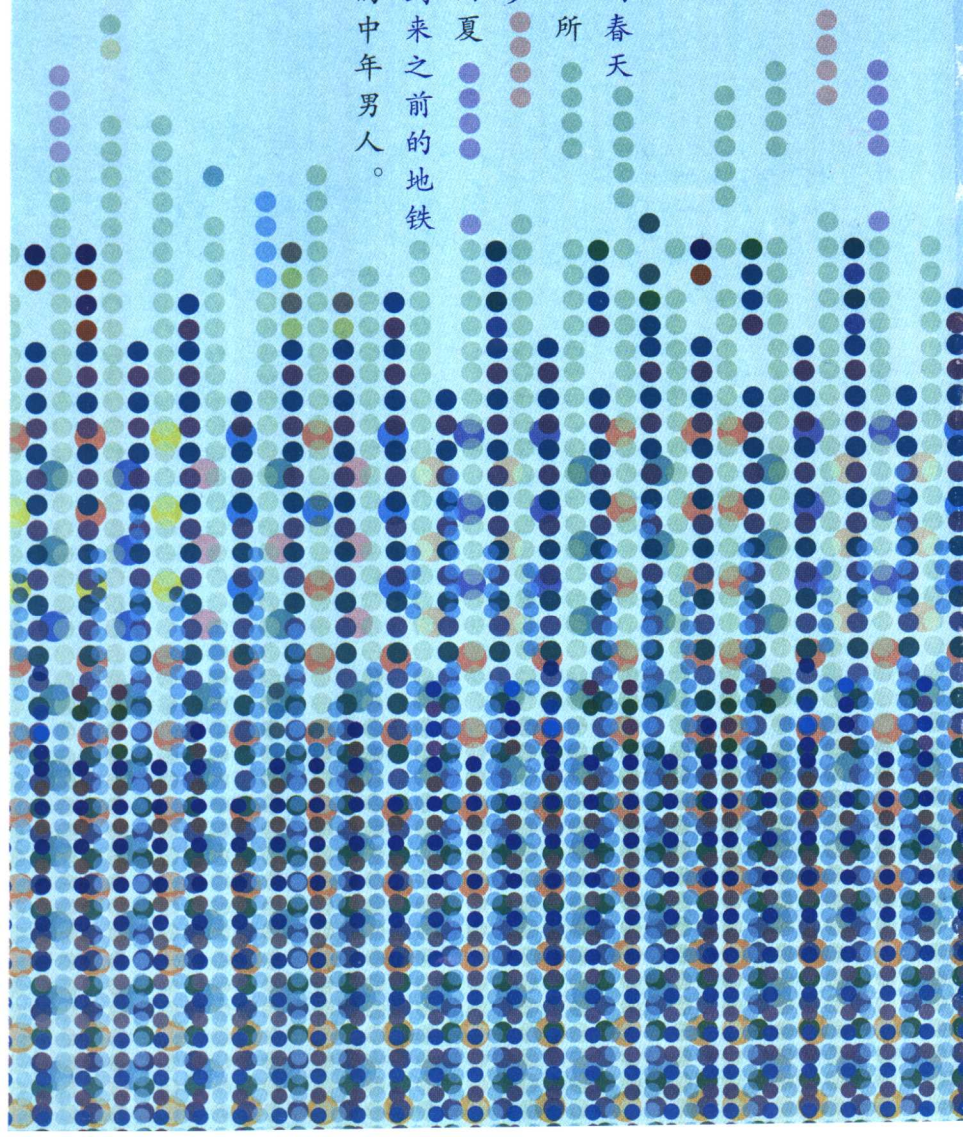
223

后 记 三月天，等待泡桐开放

第一章 他匆促地死去



这时候，二零零四年的春天
已经只剩下一个尾巴，所
有的傍晚都宛若一张少
女抹过面霜的面孔，而夏
天就将到来，在夏天到来之前的地铁
里，死去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地铁日渐日旧，沉默着，单调地来回穿行。

上海现在有两条地铁线路，一条南北方向运行，贯穿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市中心，另一条从河流的底下穿过去，把河流两边的土地串连在一起。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地面上城市从苏醒到沉睡，地底下的城市也同样地从苏醒到沉睡。

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总是最拥挤的。夹着公文包的小白领不停地发短消息，上学的小姑娘要踮着脚尖，把书包抱在胸前才能够安心，人们在地下穿行时都在揣测着头顶，是水管，是马路还是河道。其实地铁站是个很好的地方，沉默而便捷，四周的小铺子里卖着不正宗的关东煮、珍珠奶茶、时髦的恐怖小说和漫画插图本。内衣和手机的广告牌和人群一样地簇拥着，外地人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用手指仔细琢磨着复杂的路线和站台名，这里很少有乞丐，只有卖报纸的人会在车厢稍微空一点的时候贩卖手中新出的晨报。拍粘纸照片的地方挤满了刚刚放学的女学生，穿着自己改短过的校服裙子，头发多是染过很不明显的褐色，

双腿交叉地站立成一堆。早晨她们从各自的屋子里化着看不出来的妆，吮着豆奶走出来，走进地铁里面，膝盖并紧地坐在候车位上背书、等车，傍晚她们三五成群地再次走进地铁站台，把校服悄悄塞进书包里面，把扎拢的辫子散开来，唧唧喳喳地说着私密的话，在地铁车厢里聚成一小簇一小簇的，埋着头，眼光流转，只有她们才显得和这里如此贴切。

可可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两罐冰冻百事可乐，给小俏一罐，俩人坐在橘红色的候车座位里，把书包摆在膝盖上，一人抽出一本漫画书来消磨等待地铁的时间。

“昨天看见有卖那种用带子系在脖子上的 bra，黑底和粉红色的刺绣。”可可凑近小俏的耳朵说，“很贵的啊，不过夏天穿肯定很好看，脖子后面有一个小蝴蝶结。”小俏在她身上轻轻拍打了一下，俩人嬉笑着看了一眼坐在她们旁边一个中年男人。他穿着中年人常穿的细条纹衬衫，坐得异常端正，心不在焉地在一本黑色的记事本上面涂画着什么东西。她们俩都多看了他一眼，因为他的眉眼长得竟然有几分熟悉。

地铁开过来，坐在座位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可可拉拉自己被改得过短的校服裙和小俏站在人群的后边，这时候身边那个一直在涂画着的中年男人也站了起来，穿越过人群往前走，手臂甩在小俏的胳膊上，

他扭过头来低声说了声：“对不起。”又笔直往前走，走到站台边，不急不缓地站了一会儿，向右张望了一眼从黝黑的轨道尽头驶进来的地铁，车灯发出刺眼的光芒。他向前走了一步就好像平时走进车厢那样，匆促地迈进了地铁的轨道，地铁根本就没来得及刹车。男人的身影倏地一下就消失了，保安的口哨声尖厉地响了起来。

男人消失在车厢的底下。

地铁停了四十五分钟以后，又再次打开了车厢门，人群没有过分的慌乱，在保安的口哨声中徐徐地走进了车厢，嘟嘟声后地铁就开走了。车厢里的人握着摇晃的把手，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着刚才那个自杀的男人。

“喂，你猜那人为什么自杀？”可可摇晃对着车窗玻璃抚摩着自己的眉毛。

“不知道。”小俏摇摇头，“他死了吗？”她们还是都抹不掉那个男人跳上地铁轨道的那一瞬间，竟然觉得他的样子至少还是优雅的，甚至没有那种在地铁站台常会见到的急忙的厌弃，他就是那样优雅地往轨道一跨就倏地消失了，好像过马路一样就去了那一边。

“那还用问，肯定死了。”可可把脸倚在车的把手上面。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只是注视着地铁车厢门玻璃里面自己脸孔的影像。这两个女孩子，一般大的年纪，

也是一般高的个头，站在左边的小俏是个美少女胚子，面孔像陶瓷一般，眼稍稍地向上翘着，额头上有一层柔软的毛发，不过这种少女的美还是藏着掖着的，没有舒展开来，或许也是有点自知，但是却弄不明白旁人的目光到底是投向哪里。身边孜孜不倦地抚弄着眉毛的是可可，她的头发很浓密，染了浅褐色以后就在头顶微微地松散着，宽额头，五官散得有些开，眉毛被修剪成彩虹的形状，细细弯弯，都不太好看，却有一种很淡然的妩媚。两个女孩子就这样互相倚靠着在地铁车厢里面说着私密的话。地铁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很难区分她们，她们都穿着短裙子和彩色及膝丝袜，书包上挂小东西怎么挂都不嫌多，听听她们讲话，多半都是在讲老师的笑话、暗恋的小爱人，或者是鄙夷的人。

这时候，2004年的春天已经只剩下一个尾巴，所有的傍晚都宛若一张少女抹过面霜的面孔，而夏天就将到来，在夏天到来之前的地铁里，死去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本来这一切与小俏和可可的故事并没有关系，可是可可在这个中年男人迈上地铁轨道的时候，拣起了他掉落在地上的那本黑色记事本，小俏想阻止可可把记事本放进包里面，可是可可还是固执地把它放了进去。

她们只需要坐几站路就出了站，俩人的家住得很

近，都在四季新村里，新村房子是这里最常见的，灰蒙蒙的，整洁的，排在一起，四周种一些香樟桂树或女贞这样叶子细小的树木。一层楼里住着几户人家，公用的走廊里摆着自行车和废旧的箱子，沿阳台的楼道里种养着葱、大蒜和一些细小的仙人掌，或是用蓝色布头遮着光的鸟笼，各种广告单子塞满信箱，每个新村里都有一些小胭脂店，卖冰冻啤酒和康师傅饼干等，老板娘的侄子如果碰巧在的话，还可以送货上门的，门口站着戴红袖章的老头子，终日双手捧一只装满茶叶渣滓的玻璃杯。

这些和地铁又是全然不同的风景，只是一转弯，顿时所有的喧嚣和流彩统统消失了。

萝卜排骨汤和咖喱鸡块的香味从一些颜色模糊的窗口里面散发出来，那么安静。小俏和可可在一条窄小马路的路口分手，一个向收了摊的菜市场方向走去；一个拐进了弄堂里面，身影很快就隐没在了低沉下来的夜色里面。

可可进了家门就换了拖鞋，趿拉趿拉地拐进卫生间里面，拧开水龙头开始往浴缸里放水，然后她合上马桶的盖头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那本中年男人掉落下来的黑色笔记本翻开来看，大部分是备忘录，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写在那些狭小的格子里面，可可翻了一会儿，就倦了，把本子放进马桶边上的旧杂志堆里，

跨进了浴缸，把身体蜷缩到水面之下，耳朵听到的都是水在水管里面奔腾的声音，而那个男人匆匆拨开人群向前走的身影又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闭上眼睛，不愿意再去想。

星期天的下午可可从昏睡中醒过来，头晕得不行，昨天晚上她去看大维在 U2 酒吧的演出了，然后就喝酒了，最后是被别人从厕所的一堆呕吐物里像根萝卜那样拔出来的。她不敢回家，妈妈看到她这副样子肯定是会疯掉的，可可觉得自己的母亲时刻会疯掉，她是个正值更年期的神经绷得很紧的女人，为了一点点儿的小事情都会歇斯底里起来，她脆弱得简直比个青春期的少女还要碰不得。

所以她去了小俏的家里，在小俏家的浴缸里面洗了个很舒服的泡泡澡，换了小俏的睡衣以后就没心没肺地一倒头睡到现在。此刻小俏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就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注视着房间里的一切：墙壁上的收音机头乐队的海报，趴趴熊的床单，地板上拼了一半的拼板，桌子上几瓶廉价的香水和指甲油，彩色条纹的内裤都叠得好好的摆在一只透明的箱子里头，一棵快要死掉的龟背竹摆在窗台上面。

可可昏沉地爬起来，把桌子上小俏替她倒的一杯凉水倒进了花盆里，又趴在桌子上，在笔筒里找了一

支顺手的圆珠笔，打算给小俏留张条子就回家去，刚推开房门，就看到小俏的妈妈捧着一碗糖番茄走向厨房。

“哦，我们家小俏出去上补习班了，晚上才回来呢，你不等她了吗？”小俏的妈妈绝对是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很善良的一心一意对女儿好的女人。

“不啦，我该回家去了。”可可说，“跟小俏说一声。”

“嗯，你去洗手间洗把热水脸吧，面色很不好，到厨房吃碗粥再走哦。”

可可在洗手间打开热水龙头，把小俏的芦荟洗面奶抹在脸上，抹了她用的尼维雅，水兜边放着一盒 red earth 的胭脂，是不久以前她们俩一块儿去买的，店里面的营业员小姐直夸她们俩的皮肤那么好，到底是才十八岁的女孩子。可可觉得小俏是好看的，小俏的好看是一种真正的唇红齿白，她就是不化妆，穿着规矩的校服也依然是好看的，她上体育课的时候穿着线裤和白汗衫在跑道上跑步的时候，可可注意到有很多打篮球的男孩子都会用目光的余光追随她。她想象着小俏平时每天早晨起床，对着这面镜子洗脸，用食指挑一点面霜用手指在脸上抹开，那张脸是真的面若桃花。而现在镜子里可可的脸却是苍白的带着点酒精带来的浮肿，她的眼睛和小俏比起来太小了，睫毛也不卷，关键是，镜子里的那个女孩，看起来是那么沮丧和病恹恹的，可可生气地拿刷子往脸上扫了一点儿胭脂，在

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稍微红润了一点儿，又觉得扫得太多了太红了，令她想起玩猢猻把戏时的那只猴子，她突然沮丧得想哭，开了水龙头把脸上的胭脂通通地洗去，拿毛巾狠狠地擦，回复到那张黑着眼眶的苍白的脸，这才闭起眼睛不看镜子了。

回家的路上恍恍惚惚的，下午的太阳太好了，新村里有人出来遛狗，有人把棉花胎晒在绿化带里面，几个穿着旱冰鞋的小孩从可可的身边擦过。手机响了，可可从包里很费劲地找出她那只缀满了挂件和铃铛的小家伙。

“喂，我是大维。你昨天后来还好吗？”

“嗯，后来去小倩家里了。”

“那就好，你昨天在男厕所里乱吐，还哭了。”

“以后再不喝那么多酒了。”可可挂断了手机。

可可与大维已经分手三个月了。事实上，三个月前，大维突然消失，他消失后的一个星期，可可可在公交车上看到他搂着另一个金灿灿头发的女孩子，在马路的拐角处一下子闪过，可可狠狠地删除了手机里大维的电话号码，大维在这三个月中也不曾找她，从此俩人断绝了联系。可是现在大维突然又出现，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甩了她之后，又回来找她，突然又请她去看演出，他或许只是消磨时间吧，可时间是足够可可消磨的，而可可正好只担心冗长，也有可能在她

的内心里，这三个月始终没有忘记过大维。

她把耳塞塞进耳朵里面，开始听收音机头乐队哀鸣的声音，她有一点忧伤，看到自己家的阳台上面她刚刚洗过的校服晒在太阳底下，滴着水，那裙子被改得太短了。昨天晚上她醉了，吐的时候，真的大哭了吗？真的当着大维的面大哭了吗？

回到家里，妈妈蜷在客厅的沙发里面，没有开灯，厨房里还堆着许多要洗的碗筷，水龙头没有拧紧一个劲儿地滴水，她只是蜷着不动，默然地看着电视里的电视剧，每个夜晚她都是这样度过，在电视机前面坐着，连瓜子也不吃，一动也不动，爸爸总是加夜班，她就这样坐着等他，有时候等到十点钟还没有回来，她就一个人抱着一条毯子婆婆着走进房间里去。这时候可可想起了刚才在小俏家里喝的那一碗冰糖番茄，嘴唇边还有甜甜酸酸的味道，心里觉得难过。电视里面正在播新闻，一个声音标准的男声说：“最近地铁里又发生了自杀事件。”可可看到电视屏幕里一张男人的照片，正是她和小俏眼睁睁地看着他跳进地铁去的那个男人。原来他是个会计师，名字叫做程建国，一个太普通的中年人名字，有着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哎哟，我是看着他跳下去的。”可可惊呼起来。

“哦。”妈妈一直没有抬头看可可一眼。这种沉默让可可心里狠狠地发凉，她闪身走进了洗手间里，把